

世界上

李冉 至徽 李进 译

最不可思议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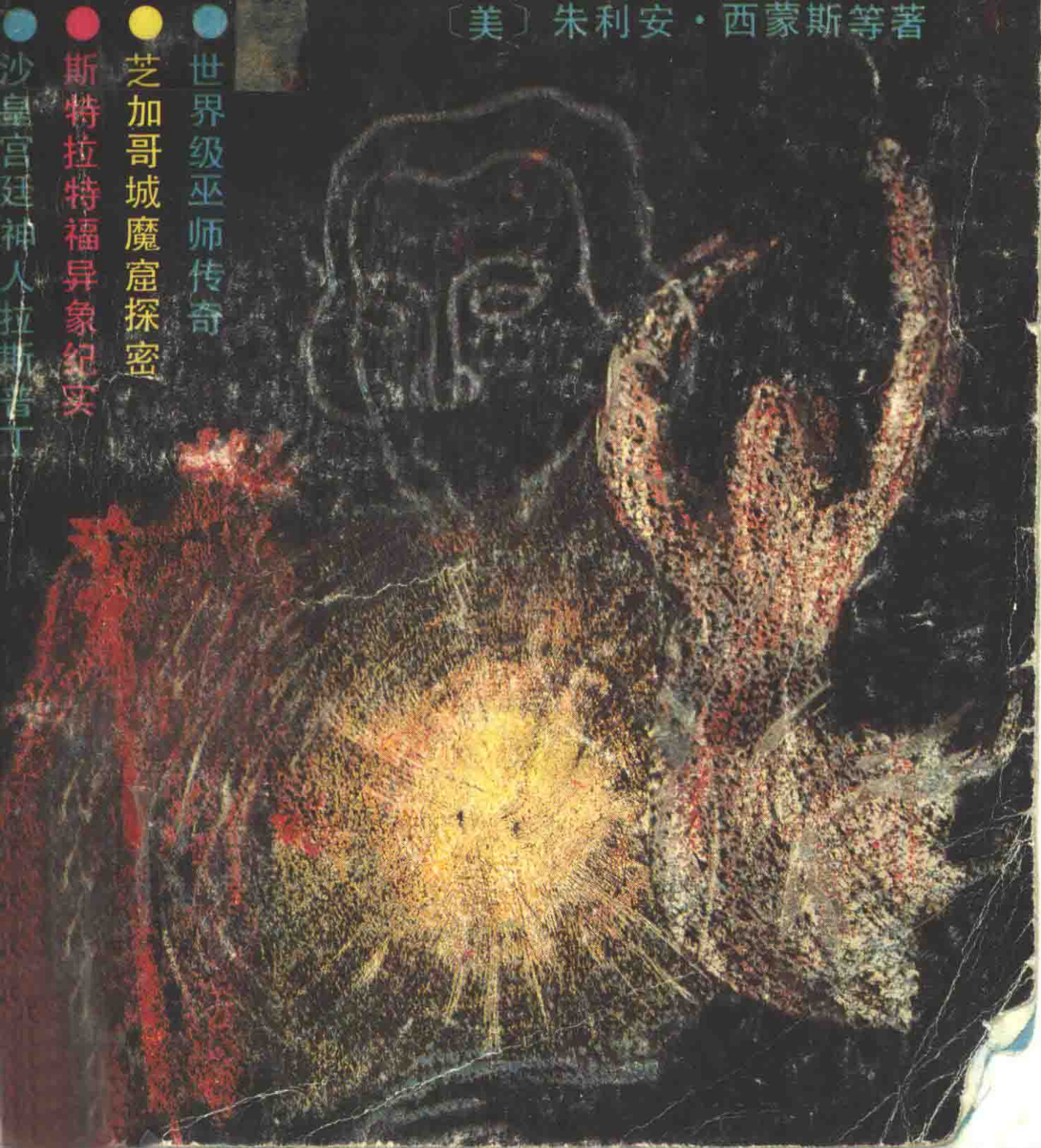
〔美〕朱利安·西蒙斯等著

● 世界级巫师传奇

● 芝加哥城魔窟探密

● 斯特拉特福异象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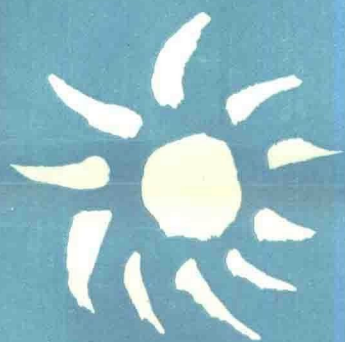
● 沙皇宫廷神人拉斯普京



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故事

〔美〕朱利安·西蒙斯等著

李冉 至微 李进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故事

(美)朱利安·西蒙斯 等著

李冉 至微 李进 译

责任编辑：李绍谦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274,000 印数：1——6,900

ISBN7—5404—0605—4

I·491 定价：4.60 元

提要：

这是美国《读者文摘》汇编的一个怪诞故事集，全书共七篇，这里是其中的四篇。

这都是世之奇闻，比小说还小说。虽然荒诞、惊人，令人有骇异感，但它作为纪实文学，又都是确有其事的。正如原文版封面所载明：“不可思议”、“迄未得到解释”，科学也跟踪过这些遐迹闻名的奇情异景，却始终无法加以阐明。其可读性强是最大特点。

《世界级巫师传奇》，超级巫师霍根是西方尽人皆知的一个不入流的上层社会人物。俄国的沙皇、法国的拿破仑、罗马的教皇、以及英美上层领袖人物，大作家、科学家诸如大仲马、狄更斯、马克吐温、萨克雷等，都曾与之打过交道。他那召唤亡魂的超人本领一直无法用科学概念加以解释。钱学森说的“对于人类的第六感觉，我们还知道得太少”，不是毫无根据的。

《沙皇宫廷神人拉斯普丁》，一个曾经出入沙皇宫廷，把握着实际的朝廷大权的人物，究竟是怎样把沙皇和皇后放在自己手心里摆布的呢？故事具体入微地作出了描绘。这样一个神秘人物虽然最终死于枪口之下，但他一生中的这一切却无法得到解释。

《芝加哥城魔窟探密》，一个超级的魔窟凶杀案以极其错

综复杂的小说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叫人毛悚骨然。如果是小说，凭作者想入非非的巧妙构思，自可理解，可这也是纪实报导。天下能有这样可怕的事吗？有。就在芝加哥，一切都有案可查哩！

《斯特拉特福异象纪实》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是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事。鬼魂居然聚在一起举行祷告活动！是人的妄想、幻视吗？别忘了这都是实有其事的报告。它就发生在美国有名的斯特拉特福镇。

在奇异功能、灵性学终于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的今天，这些奇闻、怪事，也许终将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译者在在这方面过于封闭的中国读者消闲时一读，想必不无价值。

人应该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

(代译序)

好小说之所以具有可读性，能使人废寝忘餐，手不释卷，在于它的情节引人、跌宕起伏、波澜起伏、构思奇特和难于逆料。但，许多读小说的人读到末了难免用一句话又将它整个儿否定了，说这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不可信。

那末，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呢？信则可信，可读性又差一色了，难有离奇曲折之妙，特别是追求强刺激的读者，读来总觉不解渴。

我手头的这部小说则二者兼而有之。也许读者从一般的理性出发，认为又是凭空想出来的，不可信，可我却要向读者说明：这本书所涉及的全部内容都是实有其事的，是纪实小说。说它不可信，我想无非是指它太离奇，太不可思议。是的，美国《读者文摘》的原文版本封面上作为书名写上的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故事”①。

故事即小说，那它是虚构的喽？不，它并非虚构，都是有档有案，可稽可考的。即使它涉及到当时的大人物、大城

① Tales of Uncanny.

市、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社会名流、著名报刊，也都没有离开“纪实”的轨迹。同时，也不需要作者开动脑筋去虚构，因为这些事本身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当科学迷宫之门向人类半掩半开时，先驱们便一头闯了进去。他们越是有知识，越发现自己知识太贫乏。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最大宝库。人类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迄今不很知道人体本身的许多现象是怎么回事。人类的起源，物种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的生与死，人在睡眠状态下的一切，人的大脑的各种活动，……简直是不去过问就简简单单，一穷加探究便万般复杂，连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没有胆量说他知道万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从亿万年前留传下来，从数千数百年前积累至今，有的经过科学的探究，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至今是一个谜团，或乱猜乱想，或以讹传讹，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地球上的事没有弄清其千万分之一，又来了外星的种种问题；太阳系的事没有搞出个眉目，又展现了更大得多的宇宙空间（星系）。

美国作家贝拉米在其著名作品《回顾》中描述一个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暂停生命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人，醒来后发现一切都陌生了。那是小说。但用今天的奥妙高超的心理分析学、登峰造极的冷冻技术的观点来看，它又是科学的。生命的全部机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处理为停顿状态，而不损耗各种器官组织。催眠状态也有可能大事延长。

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学者研究动物身体普遍带磁的现象，曾大获成就。后来，只是作为反宗教、“反科学”的

“异端”而被迫中断。其实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人类最大的无知就在于扼杀新生力量，自封为正统，视一切为异端。钱学森先生说“对于人的第六感觉，我们还知道得太少”，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把他不懂得的东西一概视为异端，这只能说是最大的狂妄。

弥留人间者所思所见有时确有近乎异象的。人在弥留之际，部分脑细胞已经死亡，部分脑细胞仍在工作，思维不无失常、紊乱之处，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大常见的而又并不违反逻辑的功能。如果一概目之为错觉、幻象，无疑是武断了一些。许多自然现象和人脑活动可说是神秘莫测的，属于“知道得太少”者比比皆是，成为常识者相对地说来并不多……总之，“不可思议”的事物只能有待我们去思、去议、去探索、去穷究。

这部纪实小说所纪的实，因为都是“最”字级的，所以成了世事中之典型。书中的主人公并非那种流散在乡村郊野、以迷信为职业的无名之辈，而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一些名见经传的显赫人物。象《灵兮归来》中的霍姆，拿破仑三世夫妇器重过他；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召见过他；俄国沙皇与之过从甚密；大法官、大科学家与之朝夕为伍；大仲马成了他的教父；马克·吐温成了他的证人；杜伊勒利宫(法)、彼得霍夫宫(俄)对于他只是去串门子的地方；萨克雷、狄更斯不仅是他的信徒，还以他为模特儿来写小说；铊元素的发现者、化学家克鲁克斯由于不相信灵学，当面对他进行科学验证，结果，不是科学家揭穿了灵学士，而是灵学家征服了科学家；

萨克雷还由衷地说：“灵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克鲁克斯的投降书上写着：“在霍姆身上存在着一种‘灵力’，是重力学解释不了的。”

象《宫廷秘闻》中的拉斯普丁，简直在政治和权力的大海上，肆无忌惮地把俄国这一巨型船舰横着开、直着开。他说要谁的病好，谁的病就一定能好；同样，他预先就知道自己会在某月某日死于非命……等等，是偶合么？不是，而是不可思议的事。

象《芝城魔窟》中的杀人魔王福尔摩斯一连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了几十个人。他遮挡，蒙哄，销尸灭迹，竟能处处得手，逍遥法外，真是不可思议。

《亡魂聚会》中尽管讲的是精灵鬼怪，许多读者往往想也不想就视之为荒诞、迷信、无知。可为什么一百三十年过去了，一桩曾经为广大社会关注的神鬼案却一直没有一个合乎科学的结论呢？

笔者说“我相信这些事”，当然不是说我想宣传鬼神，标榜凶杀，不，我只是说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要问我为什么拉斯普丁不用药物也能治好别人的疾病，为什么费尔普斯家出了那么多鬼事，等等，我也说不上，因为我仍然属于“对于人的第六感觉还知道得太少”的那个阶层。我们译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大家开阔视野，知道知识的领域远比陈旧观念所下的定义为大。“我们还知道得太少”，说明我们应当知道的还很多，我们没有理由将这方面的学问作为邪说拒之于知识之门外。精神分析学步入了能测知人的内心活动的时代，超低

温冷冻技术达到了可以移植头颅的水平，大脑神经的细部剖析使人类迈上了“认识自我”的台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将可以修补大脑皮层，调整其功能，优化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将为人类标出新的纪元……一言以蔽之，未知世界是无限的，但未知必将逐渐为已知所取代。

这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精神学、心理学这一类课程的参考读物。愿你喜欢它，从中获得你所希望具备的这一方面的某些感性知识。而不要象斯特拉特福镇上的那些小市民一样，蜂涌到费尔普斯大宅去凑热闹，看稀奇。亲爱的读者，愿你对那些众多的不懂的事物，诸如第二视界和特异功能等等，逐渐懂得一些。当你懂得更多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进入知识王国的快乐的境界。

李全安

1989.7月于长沙望月湖

目 录

人应该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代译序) …(1)

沙皇宫廷神人拉斯普丁 ……………(1)

斯特拉特福异象纪实 ……………(159)

世界级巫师传奇 ……………(245)

芝加哥城魔窟探秘 ……………(341)

沙皇宫廷神人拉斯普丁

【加拿大】柯林·威尔逊

【关于作者】

柯林·威尔逊对于这个俄国宫廷的神秘人物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终于掌握了翔实的史料，能把这样一部难度极大的纪实小说写得如此生动、真实。关于俄国宫廷，他还写过一部小说《拉斯普丁与罗曼诺夫家族^①的覆灭》。他的代表作《局外人》在国际上更享有盛誉。

① 即沙皇家族。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Agrobacterium* strains.

[illegible][illegible]

第 一 章

1917年元月1日，彼得格勒^①的气温降到零下了，还下着小雪哩，聂瓦河的彼得洛夫斯基桥上，一伙看热闹的人望着几名守在冰冻的河面上一个窟窿旁的警察。当溺者的头从窟窿的水面冒出来时，两名警察立即攫住其两臂以便将他拉到冰面上来。这是一个宽胸的大块头，仿佛为了防寒，全身涂满了一层白油脂，那毛茸茸的胸口冻起了一层有如冻蛋糕上的雪松似的冰凌。

警察缓缓地拉着浸入水中的粗绳，当溺者终于拉上冰面来时，看热闹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吁了一口气。死者身上那黑色的海狸皮短大衣尽管用绳子捆捆扎扎裹得很紧，这会儿还是淅淅沥沥往外滴水。

负责检查的警察弯下腰去仔细检视了一番。这是一个快五十岁的大胡子。由于满身是冰雪，某些特征也弄得分辨不清了。他的手脚是捆住的，但看得出来他是费了些力气挣脱出了一只手的，握着拳放在胸前，好象是想合出个“十字”。

检查员转身对警士说：“是他，拉斯普丁，你最好是马上打电话报告局长办公室。”他看出警士有几分得意，又说：“蠢

^① 即今列宁格勒。

东西，有什么可乐的，谋杀案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队长”，警士转身走了，依然带着笑意。

半小时左右，内务部长普洛托波波夫来到现场时，死者已挪到岸旁一个工人的茅棚子里了。这时，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大车小车络绎来到，桥上桥下水泄不通，警察为防河上的冰层陷坍，禁止群众下河。

茅棚子里，法医正在口述验证，由助手记录。检查员站在一旁，烤着炭火暖手。死者停放在一条木板凳上，已经脱光了，冰块融化，水往地面滴着。医生望了内务部长一眼，继续口述着：

“背部中一枪，可能是瞄准心脏开的枪；头部中一枪，这两枪都打在要害上。左脸颊击伤，有创口，可能是脚踢的。头上扯掉了几绺头发……”

普洛托波波夫，一个胡子修剪得不错、衣着打扮也不差的小个儿，俯下身子打量了一下死者，露出一种厌恶的神色，清了清嗓子，说：

“如果这两枪要了他的命，那他又是怎样挣脱开一只手的呢？”

满头灰发的医生也有几分傲慢，说：

“挣脱的只是一只手嘛，说明两枪虽击中要害却也并未立即死去。”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是因呛水而闭气的，你瞧，”他将手往死者胸口上一放，使劲一压，水便从死者侧向一旁的口里被压了出来。

“死者肺部灌满了水，说明他被扔到水里时还活着哩。”

普洛托波波夫苦笑了一下，颤声颤气地说：

“畜生干的，不要脸的畜生干的，”他犹豫了片刻，不知说什么好似的。“一定要抓住凶手，判他的刑，我这就去向皇后陛下报告。”

检查员趋前请示：“部长阁下，你能认明这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丁的尸体吗？”

“是呀，是呀，是他，没错。”部长先生匆匆走了出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就不能多待上一会儿？”医生纳闷着。

检查员望了望门外，弄明白部长是否已走远了。“他的任职还搭帮拉斯普丁哩，呸，我敢说他此刻担心的是他会丢官哩。”

医生将大衣拉了拉紧，说：“想查明是谁干的吗？”

“那谁不知道呀！就是那个小傻子茹索波夫干的，普利斯柯维奇帮凶。”其中的一个还跑着去投诉给一名警察听，说：“哈，我们宰了拉斯普丁啦！这个俄罗斯的敌人，沙皇的冤家！”

医生悄声地说：“看来沙皇就是幕后操纵的人了？”

“我不信。为什么他要插手呢？”

医生瞅了一眼死者，轻声地嘀咕说：“人们说这人是皇后的情人哩。”

检查员大惊失色，说：“你这是打从哪儿听来的？”

“我们那个俱乐部呀。”

“不对，不对，亲爱的朋友，象这样一个邈远的乡下佬哪知道什么爱情。”检查员对死者怒目而视着。“我想他该不是一个德国间谍吧。可怎么也不会是皇后的情人就是了。”

警士在门口探头进来，说：“棺材抬来了，救护车想开到这边来，街上停满了车子。”

“叫他们让开嘛！你是干什么的？”

警士走了。检查员问医生说：“把尸体运到哪儿去？”

“皇家医院，我们要在那儿验尸。”

谁知那棺材是个没盖的东西，他们只好用毯子将尸体覆盖上。由于围观的人十分拥挤，救护车不得不在码头的那一端等待。抬尸体的人走过去时，人群拥挤着想看一眼死者。医生爬上车，坐在后尾，双膝抵着棺材。救护车的两名司机都是中年农民（这也难怪，年轻人都上前线去了），对医生倒也彬彬有礼，只是什么话也不说。当车子在卵石路面摇摇晃晃地走着时，医生从后面的窗子向外望着。在列夫斯基区那儿，东一伙西一伙的人为数可观哩！可两小时前他打那儿走过时，还空空荡荡来着。人群在纷纷议论，嬉笑，打着手势，简直有如狂欢节。消息还在迅速向四面八方传开去。

盖住尸体的毯子几颤几滑，便露出死者的脸部，颊部的创伤和头部的弹着点都历历在目了。医生提起毯子再将它盖上时，旁边人群中有人说：“把他搞成这样子，可见他们多么恨他呀。”

这人说话的声调打动了医生，他问那人：“你恨不恨他呢？”